

《周易》的风险观及其现代价值

李笑野¹, 马艳²

(1.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433; 2.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文章从现代经济的视角, 挖掘、归纳了《周易》的风险意识、规避风险的理念以及它的现代价值。阐释了《周易》中作为风险理论的精华思想——关于应对风险的人格准备理念, 在我国风险理论研究和风险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周易; 风险观; 市场经济; 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F0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4)02-0107-10

《易传》在体会《易经》时, 深刻地感受到了这部经典的主导倾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在浓重的忧患意识驱动下, 创制《周易》的思想家们, 总结历史、警示未来, 留下了包罗宏富, 影响深远的思想资料。其中,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险观极为醒目地跃动在六十四卦之中, 展现着风险特征, 揭示着风险规律, 引导着规避风险的途径。

《周易》堪称我国最早的风险著作, 无论其理论的丰富性, 抑或内涵的深刻性, 都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宝库中极具价值, 至今仍极富魅力的部分。然而, 还未见学术界对此有过专题谈论, 故撰此文, 尝试对《周易》的风险观和它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意义予以探析。

一、《周易》的风险意识

综观整部《周易》, 我们不难发现, 风险意识是一条主线, 也是这部巨著思想意识的基点。

风险的本质即事物的不确定性。而《易》即“变易”, 它从变化的角度看待一切事物, 因此, 在这部著作中, 处处可见它对事物不确定性的这一风险本质特征的强调与叙述。《周易》讲的就是阴阳(矛盾)相连, “刚(阳)柔(阴)相推而生变化”(《周易·系辞传》), 它强调变化的绝对性。最能代表《周易》这一观

收稿日期: 2003-09-23

作者简介: 李笑野(1955—), 男, 吉林通化人,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马艳(1956—), 女, 吉林通化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经济学博士。

点的,莫如《恒》卦。《恒》卦讲述恒久,而该卦却组合“风”与“雷”这最是变化不居、转瞬即逝的事物以成卦象(☱下巽上震,巽为风,震为雷),告诉人们“恒久”就在变化之中,非变则无“恒”可守。在概括表述主客观世界的六十四卦之中,展现的都是变化,里面充盈的都是不确定性,所以,吉凶、悔吝如影随形,带给人们的就是处处有风险。

《周易》在揭示风险的本质同时,还对风险的普遍性和客观的必然性,亦即规律性作出无处不在的说明。

《周易》昭示了这样一个思想,即风险是客观普遍存在的事物,它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或承认,它始终都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们既不能任意改变,也不能否定或违背它,否则就会受到无情的惩罚。

《周易》专辟《坎》卦演示风险。《坎》卦象为“☵”,两坎(☵)相叠。“坎”为水,象征险、陷,两险相重叠,卦象的意义显而易见。卦辞说:“习坎”,习,重叠;坎,险陷。“习坎”,即重重险陷,险象环生。《周易正义》说明卦辞:“诸卦皆于卦上不加其(按,即“习”字)字,此《坎》卦之名特加习者,以坎为险难,故特加习名。‘习’有二义:一者,重也,谓上下俱坎,是重叠有险,险之重叠,乃成险之用也;一者,人之行险,先须便习其事,乃得可通也,故云习也。”也就是说,《周易》特别郑重地强调“险”,因而在卦名之前着意加“习”,其他卦辞绝无此例。该卦的大旨即是喻示人们要懂得风险的普遍存在并谨慎行险。《坎》以专卦的形式集中说明风险,意在以典型昭示一般。在极其有限的六十四个领域中,专门拿出一卦来说风险,这本身已经十分醒目。

在其他卦中,诸如《屯》、《蛊》、《噬嗑》、《剥》、《大过》、《明夷》、《蹇》、《损》、《未济》等等,也都侧重于这些事物、环境的风险描述。而在其他看似顺遂、令人欣悦的卦象中也不全吉,其过程处处有风险。如《小畜》象征小有积蓄;《大畜》象征大为蓄聚。在小康大富之时,应当是顺遂无虞了,但卦中仍以居安思危相告诫,如不戒惧,就会有“舆说辐”(《小畜·九二》)——行进的车轮脱落了辐条,辐败车翻;“舆说辐”(《大畜·九三》)——车脱落了车辐,车厢与车轮分崩离析,这样的凶险。同时告诫,不能安富尊荣,坐吃山空,不思进取。这类卦突出着居安思危的告诫,让人看到在和谐安乐之时仍潜藏着危机凶险。展读《周易》让人首先并强烈感受到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充满世界的风险,让人心怀警惧。这是它通过六十四卦象,让人全方位地感知风险,给读者注塑一个自觉的风险理念,令人不敢对这个充满风险的世界掉以轻心。

在每卦六爻中,《周易》的作者们,依事物的发展规律,也在不断提示风险。初爻在卦中处位最下,象征事物的萌芽、初始阶段。这一爻位往往艰险易折,充满危难。如《乾》卦象征天、象征龙,它充满阳刚之气,遯健奋扬,但其初爻,爻辞戒以“乾龙勿用”。即便是龙,在其初始弱小阶段也必须韬光养晦,退守潜藏,以免因弱小而遭受夭折。对初始之位,《周易》多戒以守藏谦退,这是力不

胜任，勉强求取，则必遭凶咎的客观规律使然。

《周易·系辞下传》说“二多誉”、“五多功”，处二、五爻位一般多得功誉，它体现了德与智（这点详见后述）。同文还讲“三多凶”、“四多惧”。

三处下卦最上，就下卦说，它象征事功小有所成；就全卦说，它又处于上卦之下，是事物发展的转折阶段，前程尚难卜知。这时如处事不慎，则前功尽弃，又进展无望，但表面看去小有成就，极易给人大功将成的假象，令人沾沾自喜，放松警惕，正因如此，在这一阶段，恰恰潜藏着极大的危机，所以说它是一般人不易察觉的“多凶”之位。事实上《周易》诸卦中，处这一爻位者大多艰险，对这一爻位，爻辞多戒以守正防凶。

四处上卦最下，象征事物新进高层，有着不可限量的潜在力量，但仍须警惕审时，度德量力，过分亢进仍可致凶。所以说它是“多惧”之位。《乾》之九四“或跃在渊”（或腾越上进，或退藏在渊）就表达了审时度势，待机奋进的谨慎戒惧心态。

上爻处一卦之终，象征事物发展终尽，有物极必反之象，也充满着风险。《旅》之上九凶，就是没有把握物极必反的规律，以阳刚处高亢之位，“位愈高，刚愈亢，则祸愈深”（《周易折中》）其不知戒惧，因而败不可收拾。

虽然在《周易》中，每爻位之吉凶祸福，还因该爻所处的具体环境，诸爻的关系而异，但其爻位的基本性质、处境却大体如上述的概括。深入到诸卦的具体爻位，我们看到了风险几乎伴随在事物发展的每个阶段，稍不警惕即可能招败绩。

风险，在《周易》卦爻辞中的告诫更是俯拾即是。《履》象征小心行走，卦辞告诫“履虎尾”。行走之路如同践履虎尾之后，只有加倍小心才可成功。如果一旦行不由径，“失所履，则颠蹶陷溺，所失微而为乱大”。（《周易述》）《履》之六三条件不足而强履，“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眼盲强看，脚踏强行，行走在虎尾之后被猛虎咬啮，这如何不是凶险？在卦爻辞中，由比比皆是这样的告诫，显示出了《周易》一书的总体倾向。

《周易》各卦有的直接讲述风险事物，有的则提醒人们戒惧思危。整部《周易》对风险的普遍与客观存在的警示一以贯之。

二、《周易》规避风险的理念

《周易》更为可贵之处是在强调和演示了风险的普遍性与客观性之后，还进一步，更深刻地表达了规避风险的理念。《周易》提出尽管风险是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但是人们在风险面前并不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人们可以通过发现、认识并进而掌握、利用它，来规避其带给人们不利，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这一理念，在全书中没有显著明了的条文，但确是渗透在它六十四卦的样态和推演之中。我们钩稽起来，大体可将其归纳成两个大

的方面:一是应对风险的心理准备,主观上重视风险;二是人格准备,以尽可能完善的人格去应对风险。以下我们便来探讨这两个方面的内涵。

(一)《周易》关于规避风险的心理准备理念。

这一点在如下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充分:

一是主观上注重风险。《周易》说明了客观存在的风险,可以带给人以凶、咎、悔、吝的恶果,但人们主观上往往不乐于,不善于承认并体察它,在未受到惩罚之前很少有足够的戒惧心理,所以《周易》便多方提醒,让人们主观上对之高度重视,戒惧思危。

《周易》认为风险并非事物的现实结果,而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同在一事物中,因当事者处位不同,选择对待事物的态度不同,其未来的可能性的指向就大相径庭。如《旅》卦,全卦讲的都是行旅。《周易》认为行旅、商旅本身就是一件风险事物。卦中揭示:初六爻当“旅”之时,因过于柔弱猥琐,不能自尊持正而“取灾”;九三爻处行旅之时又过于刚亢躁动,因而致使客舍被焚,丧失童仆;上九爻也因亢极而致凶。鸟巢被焚,一切丧失殆尽,旅人先欣喜欢笑,后遭祸殃,嚎啕大哭,犹如在荒远的田畔丧失了牛(贸易资本),无人救助。这三爻都是在行险之时,采取的态度不当,或过分畏惧(初六过柔琐),或掉以轻心(九三、上九过刚躁)而致凶险、不利。与此相反,六二爻因柔中居正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行旅赁居在客舍,怀藏资财,拥有童仆);六五柔顺而得中道,所以小有损失但终将获得美誉、爵命。这两爻明察处“旅”之时的风险、利害、谨慎其事,所以获吉。《旅》之六四爻,未能居适当之位,只能是“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行旅暂为栖处未能安适,获得利斧斫除荆棘,但我心中不甚畅快)。该爻虽得其处,但姑且足以安身而已,不凶亦不吉。

这里《周易》警示人们,当履险之时,主观上重视风险,把握适度,其结果就可能趋吉避凶,反之则自蹈险境。

二是告诉人们,风险是可以被预测和被控制的,《周易》鼓励人们要积极应对风险,变不利为有利。

这点,在《周易》中最为显著的个案,莫如《师》卦了。《师》卦讲用兵打仗。战争是至为险要的事物,战事更是变化莫测。面对这种事物,只要把握规律,风险同样可预测、可控制。《师》卦将兴师用兵定位为“贞”——守持正固,为正义、守正固而兴戎动兵可获吉祥;非正而行险必凶。这是兴师动戎的总原则,也是一条铁的规律。接下来六爻,便次第讲述了在这类事物中规避、控制风险的具体原则。初六阴爻处下,为用兵初始之象。用兵初始的风险在于兵众涣散,指挥不灵。爻辞戒以“师出以律,臧否凶。”(出兵之始定要严明军纪,军纪不良,必有凶险)九二为主帅之象。主帅行为影响着一军之吉凶,爻辞告诫,统帅兵众,持中不偏,可获吉祥。六三处下卦之上,阴柔失正,为力微任重,贪功冒进之象,争战行险如此,则必凶,爻辞断定“师或舆尸,凶。”(兵众时而载运

尸体归来，有凶险)六四处上卦之下，为谨慎用兵之象，用兵而谨慎，必无咎害。六五柔中居尊，为有德“君主”，慎于用兵之象，爻辞断以“田有禽，利执言，无咎。”(田中有禽，利于捕取，必无咎害)该爻还强调刚正长者可以率师而无德小子率师必招败绩，并诫以守持正固以防凶险。这说明君主只有慎于用兵，慎于择将帅才能防范、控制战争的风险。上六柔居卦终，为战事终了，旋师归来之象。爻辞说明：国君命令，封赏功臣为诸侯、大夫，小人不可任用。这体现了论功行赏的法则。

通观《师》卦，可以见出《周易》对遵从规律，预测风险、控制风险、转化风险的强烈意识和自觉的理性精神。它告诉人们，认识规律，遵从规律，则风险可预测、可控制、可转化，变风险的不利结果为有利结果，使人履险而获取利益。

(二)《周易》关于人格准备，以尽可能完善的人格去应对、规避风险的理念。

《周易》认为，没有人格准备，是不能抵御风险的，任何一种人格缺欠都是致祸的根源，因而，规避风险的基本条件就是尽可能地完善自己的人格。在这里，对人格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人格结构中的道德、智慧和意志三个大的方面。

在道德方面，《周易》突出了“贞”与“信”。

“贞”即正。这个“正”就是正道，此一事物所固有的本质的指向。只有懂得并坚持了它，才会获得自身防范风险的基本条件。守持正固的操守，既是睿智也是修养。无睿智便无由懂得何以为“正”；无修养便不能坚持正固。《周易》频频有“贞吉”、“利贞”、“居贞吉”、“安贞吉”、“利永贞”、“贞厉”、“贞凶”、“贞吝”、“不可贞”……就是在卦爻辞里不断提醒人们守正防凶。前述“二”“五”爻位的“多誉”、“多功”的重要因素，就是居位得正。相反，凡失正之位，失正之举大多凶险。正被摆到了规避风险中的根本地位。

信，在《易》的基础，《乾》、《坤》两卦中已突出表明，《乾》象征天，它的重要特点是“纯粹精也。”《周易集解》说：“不杂曰纯，不变曰粹；言《乾》是纯粹之精。”《坤》象征地，它的特点是“承天而时行。”《周易集解》说：“承天之施，因四时而行之也。”《乾》、《坤》像天地之道，自身纯粹精诚，守信如四时。《乾》、《坤》涵容了《周易》的全部精神，而在这里最为突出的表征之一，就是信。全书还单列了《中孚》一卦专讲诚信。卦辞说明，中心诚信可获吉祥，“利涉大川”——纵有大川之险，涉之也无不利。与之相对，《姤》卦以一女遇五男设喻，警示了不由正道、不讲诚信的后果——“勿用取女”(不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室)。最大的风险莫如连机会都没有，那意味着已被抛弃，已被置于了死地。《周易》说明，无信本身即是最大的风险，欲避凶险，立信是根本。

上述可见《周易》对道德操守在规避风险中的根本地位的深刻认识。

在应对风险的智慧力方面，《周易》突出了“知几”与“守中”之智。

“知几”，《说文》：“几，微也。”《周易·系辞下传》：“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

者也。”“知几”，也就是体察事态于微眇的经验与智慧，知微知彰，趋时通变才可避祸患于肇端，把握机遇于萌芽。这要求的是极强的智慧和极丰富的经验积累。在《周易》每一卦、每一爻的关联与推演、变化中，无处不体现“知几”的关键作用，识则趋吉避凶，不识则陷于险境。

“守中”即把握事物发展的“度”。“中”体现了“知几”的智慧，能把握“度”，非有洞幽烛微的“知几”之智是办不到的，而能“守中”，则吉无不利。所以程颐说《易》，特别揭示“中”的意义：“以中为贵，得中则正矣，正不能尽中也。”（《伊川易传·节·九五》）“正未必中，中则无不正也。六爻当位者未必皆吉，而二、五之中，则吉者独多，以此故尔。”（《周易折中》引程颐语）“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伊川易传·震·六五》）二、五两爻多获誉得功，能守中是又一重要因素。它们即使居位不正，但能守中——把握好事物发展的“度”，也吉多凶少。如《坎》卦的九二爻，处险之时，又以阳爻居阴位，本为至险之事，但因其守中，虽处于至险之地，也能“求小得”——小有转机。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周易》把明察事态，把握事物发展的“度”，这一聪明睿智作为了其规避风险理念中的关键因素。

意志力，首先表达于《周易》对道德修养持之以恒的修持的强调。

《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终日行健进取，但又终日保持警惕，只有这种审慎修省，守恒不移才得无咎。《坤·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君子含阳刚章美之德，守持正固，把握自己，辅佐君王事业而功成不居，谨慎恪守臣职，这样才能使自己善终。《颐》：“颐，贞吉”《颐》卦象征着颐养，它强调，守持正固可获吉祥。守正才能防凶，这“守持”，便是意志力的作用，它是道德得以成就、智慧得以实现的保障。《周易》列出《升》卦，以“地中生木”之象来喻示“积小以高大”的持之以恒的进取。这意志力如树的生长，顽强、守恒，朝夕不懈。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能谈到修取德性，长养智慧，规避风险。

其次，《周易》说明，在行险之时，有了意志力才能终脱险境。如《大壮》的上六之象，是处于险境的状况，爻辞说这处境像公羊之角抵人藩篱，既不能退，也不能进。这便时刻有被生擒的危险。爻辞诫以“艰则吉。”当此之境，只有艰贞自守可获吉祥。遇险而能“守艰”，顽强的意志力是其重要的方面。又如《睽》之六三，其本身阴处阳位，失位履险，又有上下两阳爻相逼，爻辞说它如同大车被拖后，驾车的牛受了牵制，自己本身也恍如受到了削发截鼻的酷刑，此情此景可谓艰险困厄，但爻辞断以“无初有终”。该爻之所以始则困厄，终获吉祥，是因为它坚持不懈，笃诚应于上九。这些都说明，处险求吉非有坚毅的意志力，是不能挣脱风险的，只有顽强坚持，才能走向吉祥之境。

上述诸人格侧面，只是《周易》在规避风险的视角中，对人格说明的几点显著、要害特征，它的人格观的内容还要周详得多。但只此几点，便让我们看到

了其规避风险对人格要求的自觉理念。有了这样的基本人格结构,就能应付纷纭变化的风险世界。反之,如果对此基本人格结构,没有认识,或有所欠缺,则无从应对风险。

《周易》规避风险的理念是理性的、自觉的、合理的。它来自于人们的长久实践和艰苦探索,又被一代一代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这恰是它经典意义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三、《周易》风险观的现代价值

《周易》作为经典著作,历来受着人们的重视,然而,它在经济领域中的价值,只有进入市场经济时才益发显著,其风险观凸现了极高的现代价值。这点可通过如下两个方面来说明。

(一)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期,《周易》风险观的社会价值自然凸现。

在《周易》长久的流传过程中,它的显著作用是作为士大夫的基本修养,用来度越宦海风险,面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相对淡漠。原因在于,传统的简单商品经济,风险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简单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范围比较狭小,可交换的产品较为简单;通常不存在大规模的批量生产,细小、分散、作坊似的产业,产量极为有限,风险对其生产经营,并不具有根本性的影响;生产工具、产品技术更新十分缓慢,祖传技艺,世代沿用,没有技术更新带来竞争者间的巨大落差,这些都决定了风险可以预测,可以及时规避。《周易》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是以卜筮的形式,间接对生产、经营中的一些自然风险起到某种警示作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商品经济为产品经济所代替。国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由它来配置资源,组织经济活动,在全社会范围内,调节物流、货币流等经济变量,特别是在经济膨胀和紧缩时,利用行政力量调整指标、调整项目、调整规模,实行经济的强制性均衡,并且直接管理和组织微观利益活动。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价格、工资、利率等经济参数都成为定数,就具体生产、经营者说来,生成风险的一切因素都不复存在,因而,各具体经济主体的风险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显得淡漠,《周易》的风险理念,自然也就隐没不彰了。

改革开放,中国跨越似的步入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风险极强的经济形态,风险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影响甚大。(1)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工细密化使生产的链条不断延长,生产某一种商品不仅需要经过更多的生产环节,而且常常要经过众多的企业才能最终完成,如果这其中有一个链条中断或一个环节出现偏差,就会使众多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陷入风险之中。(2)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这时如果巨额的预付投入一旦由于种种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不能及时地、有效地回报,其巨额的风险损失就难以避免,这

对社会、企业和个人的打击都将是毁灭性的。(3)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市场范围的不断拓展,人们要获得完全信息来指导自己的利益行为,使生产和流通完全按预计好的程序来运行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这时各个经济主体对其经济活动的前景就难以准确地预测和把握,遭遇风险便顺理成章。(4)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技术创新不断升级,新发明、新产品的涌现日益频繁,一项技术创新可能让最早使用它的经济主体获得极大的收益,而对于同一行业的其他经济主体而言将是损失,这无疑增大了技术风险的系数。(5)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无常,其消费结构的改变受多种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的出现以及影响程度事先往往难以逆料,特别是人们消费心理的变化更是难以捉摸。消费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各种产品的需求状况,影响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实现,为社会和各个经济主体带来了风险。诸如此类,使经济风险显得前所未有的震惊人心。

在步入市场经济之后,由于风险骤然严峻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经济活动主体开始不断地受到风险的触目惊心的惩罚。在挫折中所交的“学费”实在太昂贵了,所以,各经济主体,对风险理论的需求就变得十分迫切。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这一转型期间,我国的风险理论供给又极其短缺。这一方面是由于风险经济实践的限制,风险经济理论研究积淀甚少,系统的风险理论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理论严重地滞后于实践;另一方面,国外的风险理论还没有机会和时间进入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人们遭遇了风险损失之时,自然将视野转向了《周易》这样一部具有着浓重的风险意识的著作上来,这时《周易》的风险观便显得警策动人了,人们不再浅表地把《周易》看成是街摊、俗间的求神问卜之具,不再依赖于它吉凶结果的预测,而是更看重它对市场经济活动中风险的警示与指导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风靡中国社会的《周易》热,其更现实、更深层次的因素就在于此。当然这还与《周易》是一部极具宏观、广角性质的风险研究著作,从思维方式上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性和文化背景有关,它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和理解。

(二)在中国市场经济开始步出转型期后,《周易》的风险观更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

在前述,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期,在风险理论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周易》受到了重视。在这种临急抱佛脚似的求助中,《周易》最明显的价值,是它的风险理念对经济主体的警示作用。但这种社会效应的获得,是本能的、世俗的和浅表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外风险理论的大量引进,中国风险理论研究也逐步发展了起来,毫无疑问,它们对于中国各个经济主体有效地规避风险曾起到过重要的指导作用。

但是,综观这一时期的风险理论成果,我们不难发现,理论的聚焦点多是

放在具体规避风险的技术这一可操作的层面上。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地深入发展,各经济主体面临的深层次的,也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风险愈显愈彰,那就是诚信危机,道德风险。一些商家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不对称,随机应变,投机取巧;利用某种有利的博弈地位要挟对方。或诺而无信,或欺骗说谎,或制假造假等等给各经济主体造成深刻的危机与现实损失。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成熟与不完善,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这些道德风险时常限制着各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更为严重的是许多经济主体在遭受道德风险损失之后,对此风险毫无自觉意识,而是缘木求鱼,变本加厉地效仿上述这些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诚信危机和道德风险,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在2002年1月的九届五次政协会议上,有些委员甚至发出了“诚信危机,已经成了关乎市场经济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生死存亡问题”的呼吁。对此,规避风险的具体技术手段已经无法完全有效地解决社会性的道德风险问题,并且这一风险在一定意义上也超越了法律制度的框架。

在这种情况下,以《周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精华思想,便凸现了其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价值。《周易》关于规避风险的人格准备的这一深刻的风险理念,在更高的层次上显现了出来。

《周易》关于规避风险的理念最具有现代价值的因素,是其中所包含的作者们关于人的品格的修养,对规避风险的绝对效应的理解。实际上《周易》对规避风险的思考与期望就是从对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人格要求开始的。人格是人内部的蕴涵,是人的内部世界、内部结构。使人的内部结构合于应对风险的需要,这便是伦理道德准则的价值。按一定的伦理道德准则去修养、完善个体人的内部结构,使之更倾向于“社会存在”性,“从心所欲,不逾矩”,具有这样的大智大德,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应对风险和规避风险的要求。《周易》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其规避风险的伦理道德准则和人格结构理想,这些恰是现代经济社会各个经济主体所缺乏的。只有积极而有效地补充了这一内容,它们才可能指望从根本上获得规避风险的底蕴。同时,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思想,《周易》风险观的这一阐释,更是中国风险理论建设所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 [1]周易正义[M].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伊川易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3]黄寿祺,张善文. 周易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4]R·科斯,A·阿尔钦.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 [5]吴鸣. 经济风险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6]李笑野.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周易)探索[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7]马艳. 风险利益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The Sense of Risk of “Zhouyi” and Its Modern Value

LI Xiao-yai¹, MA Yan²

(1. School of Humanit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economics, the paper makes a deep research and induces the sense of risk, the idea of avoiding risk of “Zhouyi” and its modern value. It expounds the essential thoughts of the theory of risk in “Zhouyi”—on the idea of preparation of personality to face risk and it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risk in China.

Key words: Zhouyi; sense of risk; market economy; modern value

(上接第 88 页)

as a whole the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comprehensively. Government of upper levels, especial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make fundamental adjustment to th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in the course of transferring rural tax system to the unification of rural and urban tax system, and take more responsibilities for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and encourage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system and perfection of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Key words: rural public goods; adjustment of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